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四十七

賜進士及第兵部尚書兼製院都御史總督兩北湖廣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提舉二等輕車都尉畢沅纂

宋紀一百四十七

起屠維大淵獻五月盡上章
困敦十二月凡一年有奇

孝宗紹統同道冠德昭功哲文神武明聖成孝皇

帝

淳熙六年

金大定十九年

五月甲子提領封樁庫閫蒼舒言封

樁庫錢貫斷爛之數乞對閤支遣帝曰錢積之久必致

貫朽趙鼎曰陛下未嘗一毫妄取於民而府庫充足帝

曰朕不敢妄取所以有此待緩急之用也 戊辰祕書

省言故事明堂大禮太史局合差奏祥瑞官一員帝曰

豐年爲上瑞不必遣官

庚午調四川鹽課十萬緡

丙戌帝曰王佐以帥臣親入賊巢擒捕誅剿與向來捕賊不同書生中不易得也趙雄曰今日成功皆出宸筭佐初止恃荆鄂大軍陛下令將本路將兵禁軍義丁土豪以之破敵佐遂專用本路鄉兵非陛下明見萬里則佐成功必不如此之速陛下必欲旌賞之宜俟佐保明立功之人先下準賞然後及佐也旋擢佐顯謨閣待制徙知揚州馮湛復元官是月臣僚言諸路州郡截用上供錢物初令度支點對驅磨旣而復令關帳司驅磨然而關防滲漏之弊終不能革者緣其間窠目不一失

於參照州郡得以容奸重疊申部而逐部只是照應大
案合催名色徑行銷豁今請令度支每歲置簿如遇承
降指揮截使名色錢物之數所隸部分候請州申到帳
狀卽關會度支回報方許關帳司驅磨銷豁從之 六
月戊子朔金詔更定制條 甲午建豐儲倉 丙申詔
特奏名母授縣令知縣 戊戌調郴州運糧丁夫今年
役錢之半 臨安府勘到李顯忠諸子師說等無禮於

繼母其繼母王氏令其子師古行財傾陷異母兄弟

（攷異）

琬炎集載張掄撰李顯忠行狀顯忠元配周氏再醮趙
氏繼室王氏子十六人師古爲第九子師說爲第十一
子師古爲王氏所生則未知師說
之母誰氏也今從宋史全文書之 帝曰師說兄弟呼母

爲侍婢可謂悖禮其母出財以傾之亦豈爲母之道母子皆當抵重罪朕念顯忠當日歸朝頗著勞效今歿未久不忍見其家門零落朕欲悉赦罪聽其自新庶幾全母子之情後或不悛卽寘典憲已亥詔有司一無所問臨安府追集師說等宣奉恩旨保全顯忠門戶之意王氏母子感泣見者亦以手加額帝曰此非獨保顯忠門戶亦有補於風教辛亥廣西妖賊李接破鬱林州守臣李端卿棄城遁遂圍化州命經略司討捕之端卿除名勒停梅州編管是月求四川遺書以其不經兵火所藏官書最多也秋七月癸亥籍郴州降寇隸荆鄂

軍 荆鄂副都統郭杲奏唐鄧自來積穀不多襄陽自

漢江以北四向美田民多蓄積請密行措置於秋成收

儲以備緩急詔周嗣武劉邦翰廣行收糴其合用倉廩

相度措置 辛未金有司奏擬趙王子實古訥

舊俗石古乃今

改人從金主不許謂宰相曰兒輩尙幼若奉承太過使

侈心滋大卒難節抑此不可長諸兒入侍當其語笑娛

樂之際朕必淵默泄之以嚴庶其知朕教誡之意常畏

懼而寡過也 中書舍人鄭丙言近來卿監丞簿悉除

史官館職學館書局員數頗多監司郡守差至三政參

議通判添差相踵歸正使臣養老將息填滿諸郡東宮

徹章祕書省進書講官宮僚及預修官吏賞之可也下
至雜流廝役監門邏卒亦皆霑賞曰就龍日久曰應奉
有勞開一河道修一牐堰橫被醴賞欲行裁抑詔曰丙
之言是也賞行除授積累旣多不卽以聞豈所望於忠
益耶可劄付給舍給事中王希呂兼權中書舍人李本
等皆以失職待罪帝曰謂無罪則不可放罪則丙不自
安令依舊供職 金密州民許通等謀反伏誅 甲申
臣僚言舊制凡內外官登對者許用劄其餘則前宰職
大兩省官以上許用劄以下竝用奏狀近年它司內郡
應用奏狀者或以劄子上塵乙覽其間往往詆訐前政

陳說已能不知大體請申嚴有司應帥漕郡守主兵官
如事涉兵機許用劄子其餘若不如式則令退還并稽
攷臣僚章奏如於公事之外輒以私事瀆聽者略賜施
行則人知儆畏各安其分從之 是月趙雄等上會要

沿海制置司參議官王曰休進九邱總要送祕書省

看詳言其間郡邑之廢置地理之遠近人物所聚古迹
所在物產所宜莫不詳備詔特遷一官 八月戊子重
修敕令言舊時馱馬舟船契書收稅帝曰此等不可刪
刪之恐後世有筭及舟車之害 庚寅罷諸路監司帥
守便宜行事 壬辰金右丞相石琚致仕詔以一孫爲

閣門祇候琚卽命駕歸鄉里久之金主謂宰臣曰知人
最爲難事近來左選多不得人惟石琚爲相時往往舉
能其官左丞伊喇道參政鈕祜祿額特勒舉右選頗得
之朕常以不能徧識人材爲不足此宰相事也左右近
侍雖常有言朕未嘗輕信 先是湖南漕臣辛棄疾奏
官吏貪求民去爲盜乞先申飭續具案奏帝手詔付棄
疾曰凡所言在已病之後而不能防於未然之前其原
蓋有三焉官吏貪求而帥臣監司不能按察一也方盜
賊竊發其初甚微而帥臣監司漫不知之坐待猖獗二
也當無事時武備不修務爲因循兵卒例皆占破一聞

嘯掇而帥臣監司倉庫失摺三也國家張官置吏當如是乎且官吏貪求自有常憲無賢不肖皆共知之豈待喋喋申論耶今已除卿帥湖南立體此意行其所知無憚豪強之吏當具以聞朕言不再第有誅賞而已 戊戌金以大觀錢當五用 辛丑敕令所言絕戶之家財許給繼絕者以三千貫如及二萬貫奏裁帝命刪之曰國家財賦取於民有制今若立法於繼絕之家其財產及二萬貫者裁奏則是有心利其財物也 壬寅以知楚州翟畋過淮生事奪五官筠州居住 丙午金濟南民劉溪忠謀反伏誅 九月庚申徐存乞宮觀帝曰徐

存胸中狹隘不耐官職向因輪對嘗識其人可與宮觀
趙雄等曰陛下知人之明臣下經奏對者輒知其爲人
一字褒貶無不曲盡帝曰立功業耐官職須有才德福
厚者能之苟卿曰相形不如論心論心不如擇術朕每
於臣下觀其形以知其命聽其言以察其心相形論心
蓋兼用之 癸亥金主秋獵 丙寅敕令所言捕盜不
獲應決而願罰錢者聽帝曰捕盜不獲許令罰錢而不
加之罪是使之縱盜受財也丁卯進監司及知通納無
額上供錢賞格帝曰祖宗時取於民止二稅而已今有
和買及經總制等錢又有無額上供錢旣無名額則是

白取於民也又立賞以誘之使之多取於民朕誠不忍
可悉刪去帝又曰朕不忘恢復欲混一四海效唐太宗
爲府兵之制國用旣省則科敷民間諸色錢務可悉蠲
免止收二稅以寬民力耳 辛未大饗明堂復奉太祖

太宗配自乾道以後議者以德壽宮爲嫌止行郊禮至
是用李燾等議復行明堂之祭遂竝侑焉從祀百神竝
依南郊禮例先是禮部奏前禮部侍郎李燾請行明堂
禮竝錄連典故一熙寧五年神宗問王安石曰宗祀明
堂如何安石曰以古言之太宗當宗祀今太祖太宗共
一世若迭配明堂於事體爲當神宗曰今明堂乃祀英

宗如何安石曰此乃誤引嚴父之道故也若言宗祀則自前代已有此禮神宗曰周公宗祀乃在成王之世成王以文王爲祖則明堂非以攷配明矣一治平元年知制誥錢公輔知諫院司馬光呂誨之議曰孝經曰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孔子以周公有聖人之德成太平之業制禮倫樂而文王適其父也故引以證聖人之德莫大於孝以答曾子之問非謂夫凡爲天子皆當以其父配然後爲孝也近世祀明堂者皆以其父配五帝此乃誤認孝經之意而違先王之禮不可爲法也一天章閣待制兼侍讀李受天章閣侍講傅卞言臣等

以爲嚴父者非專謂攷也孝經曰嚴父莫大於配天則
周公其人也下乃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
堂以配上帝夫所謂天者謂郊祀配天也夫所謂帝者
謂五帝之神也故上云嚴父配天下乃云郊祀后稷以
配天則父者專謂后稷也且先儒爲祖爲王父則知父
者不專謂乎攷也一乾道六年李燾爲祕書少監兼權
侍立官奏昊天四祭在春曰祈穀在夏曰大雩在秋曰
明堂在冬曰圜丘名雖不同其實一也太祖嘗行大雩
之禮於開寶太宗再行祈穀之禮於淳化至道其禮並
於圜丘獨明堂之制皇祐二年仁宗始創行之嘉祐熙

寧元豐元祐紹聖大觀政和又繼行之太上建炎二年
既祀園丘紹興元年卽祀明堂以太祖太宗竝配天地
神祇竝饗統祚綿永陛下臨御之三年既親祈穀七年
祀園丘竊謂明堂之禮合宜復行遠稽祖宗故事近遵
太上慈訓實爲當務之急淳熙三年三月燾因轉對又
申前請是歲遂詔禮官太常羣議而舉行之 癸未詔
福建二廣賣鹽毋擅增舊額 金主還都 冬十月乙
酉朔蠲連州被寇民租 安南國王李龍翰加食邑封
功臣號 辛卯金西南路招討使哲典以賊罪伏誅
庚子四川行當二大錢再蠲四川鹽課十七萬餘緡

辛丑除紹興府逋賦五萬餘緡 戊申廣西妖賊平

十一月乙卯朔帝製用人論浚原用人之弊及誅賞之法趙雄等乞宣示帝曰此論欲戒飭臣下趨事赴功而已豈爲卿等設耶 辛酉裁宗子試法 壬戌金改葬昭德皇后於坤厚陵諸妃祔焉初金主自濟南改西京畱守過良鄉使魯國公主葬后於宛平縣之土魯原至是改葬大房山太子允恭徒行挽靈車是日大赦 癸亥帝曰義倉米專備水旱以濟民今連歲豐稔常平米正當趁時收糴可嚴行以先降指揮催諸路以常平錢盡數糴米時諸路未盡申到故也 壬申金主如河間

冬獵 癸酉帝諭曰近蒙太上賜到倭松真如象齒已

於選德殿側蓋成一堂趙雄等曰陛下不因太上賜到

良材亦未必建此堂也帝曰朕豈能辦此木植乃太上

之賜近嘗謝太上因奏來春和暖欲邀請此奉觴太上

已許臨幸雄曰陛下平時一椽一瓦未嘗興佗及蒙太

上皇帝賜到木植卽建此堂此謂儉而孝矣 戊寅右

正言黃洽論賞罰必欲當理帝曰賞罰自是欲當然朕

有一言夫矯枉而過直則復歸枉矣故矯枉至於直可

也過於直亦不正也猛本所以濟寬然過於猛則不可

蓋過於猛則人無所措手足濟寬然過於猛猶矯枉而